

□小小说

农家乐

岑燮钧

杨大爷是骂骂咧咧搬进小区的。

孩子们劝他，锄头什么的，扔掉算了。他舍不得，只好塞在架空层的角落里。

“万一有个用呢。”他总是这么说。

当初拆迁时，杨大爷是最后一个签约的。满地瓦砾堆里，他家像一座碉堡。屋前面的菜地里，蚕豆开花，豇豆上架，芋艿临河而立，叶子像一把把伞，随风摇曳。杨大爷不慌不忙，拾掇着自己的菜地。

“打我从娘胎里出来，就住在这里，他们能把我怎的！”

街道书记一次次来做思想工作，杨大爷就是不答应。

“这块地是我的，我目前面临河，还怕你们遮着？”

这样僵持了半年有余，眼看黑云压城，杨大爷终于松了口：他家这么多地，可以分到好几套房，儿孙们选哪里随他去，他必须住在底楼，底楼接地气，必须住在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才是他家的，别人家住过的地方，他不安生！

书记考虑了一下，打了几通电话，答应了。

搬进来时，小区里还七零八落的。树刚刚移植，支着护架；只广场中心，移植了草皮；路边河滩，还荒草杂生。

好在，大家都是同一村的，仍是邻居。大妈们洗衣都到井口来，东家长西家短，煞是热闹；大爷们在物业隔壁的老年室里搓麻将，喷云吐雾，随地吐痰，跟在村里一样。

杨大爷不喜欢搓麻将。当初，他在自家园子里种菜，一年四季，从不让地闲着，就是河边都舍不得荒掉，还种了一道茭白。一大早，他就去菜场卖掉。有了钱，手头就活络，要喝点酒就喝点酒，要抽点烟就抽点烟，还身子骨灵活。可是，如今，在这里住了十天半月，就仿佛住了三年五载似的——这日子实在太长了。

“你踱来踱去，干吗呀！”老伴责怪他。

“这自家的房子，住着咋像是客店似的！”

“不是已依了你吗，我们以前也是住在这里的啊。”

“味道就是不一样！”

杨大爷走在小区的路上，手没处放。靠在后面吧，像村长，可是自己从没做过村长；放在前

面吧，像娘们，又没个毛线篮。他的手，是拔草的手，是提锄头拎簸箕的手。他的手像松树皮，开裂的。

杨大爷在河边踟蹰了会，蹲坐在一块乱石上，抽闷烟。

“杨大爷，你这是钓鱼吗？”

“啊，没啊，我闲着……”杨大爷转过身来，回应道。他猛抽了几口烟，呛着了，直咳得眼泪鼻涕，只得用糙手揩了一把鼻梁口。

忽地，他有了主意。对呀，这地不是我家的吗？

“杨大爷，你这是干吗呀？”

“我整地啊，种点青菜萝卜什么的，荒着多可惜……”杨大爷拄着锄头，笑着与人搭话。

都是村里人，见怪不怪。自然也有风言风语：这老头子，有福不享，宁愿做阿乡！

不几天，菜畦里长出了菜秧。菜秧像娃娃，见风就长，又没几天，一片绿汪汪。

杨大爷侍候这些菜秧更精细了。才这么一小块地，往日担水要肩挑，如今只需拎几桶水就够了。

杨大爷每天都有活干。今儿

一个，拔一会儿草；明儿个，翻一会儿地；真没事干了，他拣几块瓦砾，扔到角落里。

菜一天一个样，他看着喜欢。

他种了一茬又一茬。人们看他种茄子，种土豆，种西红柿。虽然，私心里嘀咕，这地又不是你的，凭什么占着；可是，毕竟是同一村的，又不碍着谁，何必把话挑明呢？何况，自古来，此树是我栽，此路是我开，谁种谁收益。

“老杨，你的番茄种得真好，你看，把枝都压歪了。”

“这排豇豆，长得真多！”

杨大爷听人夸他，就让人拿去些。现在，他不去菜市卖了。

看着这块菜地都长得好好的，真没事干了，杨大爷跟老伴去了几天女儿家。回来的路上，杨大爷想着该给菜地施点肥了，河边的一畦芋艿快好收了，先试着挖一株看看。谁知，一到河边，看到的竟都是草坪，刚刚贴上的，还半死不活。他不由得大怒，声如滚雷，大骂起来：

“哪个天打雷劈的，趁我不在，把我的菜地毁了，你种草吃草去

吧，畜生要吃草，人要吃菜，吃饭……”

他拿来锄头铁铲，把草皮都扔到了河里。物业的人赶紧出来劝阻他。

“谁来拦我，我跟谁急，这地本来就是我家的，谁也轮不到说话！”

物业主任说：“这是小区的公共绿地，你怎么能毁坏公共绿地呢！”

“谁让你们把我的菜地毁了！”杨大爷依然揪个不停，物业报了警。

警察来了，杨大爷挺身而出：“把我抓去吧！”

这事就犯难了，都是乡里乡邻的，犯得着上纲上线吗？

“你跟街道书记说，这房我不住了，把地还给我，娘的，种点菜都看我不顺眼！”

书记得悉后，摇摇头，笑笑：这老头子！

这天夜里，物业主任来到杨大爷家里，让杨大爷消消气，扔掉的草皮算了，种菜就种菜呗，别的地方的草皮千万别再搬了。他好声好气地说，杨大爷的气也消了。

“就当我这茬庄稼白种了吧。”

杨大爷重新拾掇这一小块菜地。第二年，这块菜地里，又是蚕豆开花，豇豆上架，芋艿临河而立，叶子像一把把伞，随风摇曳。

有人说，这是小区里的“农家乐”，不比草坪差。

三个小生命

王 梁

对于生命的认识与理解，孩提时代的一只鸡、一棵树、一条狗对我影响深远。

我还没上学的时候，爸爸妈妈要上山干活，哥哥姐姐去学校上学。有时我就只能一个人在家里玩，也没什么玩具，只好跟泥巴、木棍、蚂蚁之类打交道。有一阵子，我迷上了玩手拉车的车子，屁股和双手扶在轮轴上，从院子的地势稍高处顺势滑溜下去，那种能荡起风的快感让我欲罢不能。即便在平地，也可依靠双脚垫推产生的力量往前行，前进、转弯、后退，像村子里那些开手扶拖拉机的叔叔伯伯那般神气，特别有意思，特别有成就感。

有一天下午，我又一个人在家里，又一个人在院子里玩车子，正玩得开心，不知怎的惊了附近觅食的母鸡和它孵出来不久的一窝毛茸茸的小鸡，它们惊叫着四处逃窜，但一个车轮子还是碾压了其中的一只小鸡，它都来不及叫上一声就彻底死了，球状的身子骨摊成一块染血的饼，肚肠挤出体外。

我当时肯定吓得哭了、傻了，又伤心又恐惧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我杀害了一个活生生的东西，而且我已经知道这些鸡仔对我们家的意义。哭到最后，看看四处没人，我抖抖擞擞把死鸡偷偷扔进茅坑里，它沉入了黑臭的粪水中，再不得见。

傍晚，父母亲干活回来，关鸡点数时发现少了一只，就屋里屋外角角落落找，呼鸡的声音一声声刺向我心头，我躲在灶屋里一声不吭，对他们的询问也面无表情地回答说不知道。最后，无望而心痛的父母合计着“也许被狗或野猫吃掉了”而停止了搜寻。

这是埋在我心底的第一个天知地知我知的秘密，很多年后，我依然能想起那只被我夺去了幼小生命的雏鸡，那惨不忍睹的生命最后的样子，耳畔仿佛还此起彼伏地回响着父母焦急唤鸡的声音。这些年来，我好几次做同一个噩梦：自己成了杀人犯，四处躲藏，备受煎熬，生不如死，或许就是这一事件弥久不散的阴影吧。

再来说那棵树。那时的我应该上小学了，某个春天的日子，天空潮潮湿湿，绿油油、水淋淋的田野里盛开着紫红色的草籽花，我跟着父亲干完活回家，见到一棵不知名的小树被连根拔起丢弃在路边，树叶已有些干蔫，有一截枝丫还断折了，只有树皮将就着连在主干上。

我不知怎的就把这棵受伤的小树抱回来了家，在院子里挖了个坑，小心地种下，扶正，用棕榈叶

和小树枝把将断未断的枝丫绑牢，这一做法来源于医生对我骨折过的左手臂的处理。之后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它，给它浇泥水，培点沃土，或者锹来一些鸡粪埋进树的根部。

在我的精心照料下，树叶慢慢舒展开来，又发了很多新芽，逐渐繁茂绿盛，树枝也粗壮了不少，断枝居然也愈合了，根系结结实实地扎牢了土地，那样焕然一新、生机勃勃地矗立在院子里。多么神奇的事情啊！我每天都喜悦着。

然而有一天，放学回家却不见了那株树。从爸爸处得知是被偷跑出来的猪拱掉了。我扔下书包撕心裂肺地哭嚎，发了疯似的拿竹条抽那头该死的猪，还冲着爸爸妈妈大骂，责怪他们没有看住猪，看好我的树，那份绝望伤痛至今想来依然生生作疼。

这是我数十年里唯一用心栽过的树，一直郁郁葱葱地生长在我心田里。后来我知道，它叫冬青树，极易成活极普通的小小树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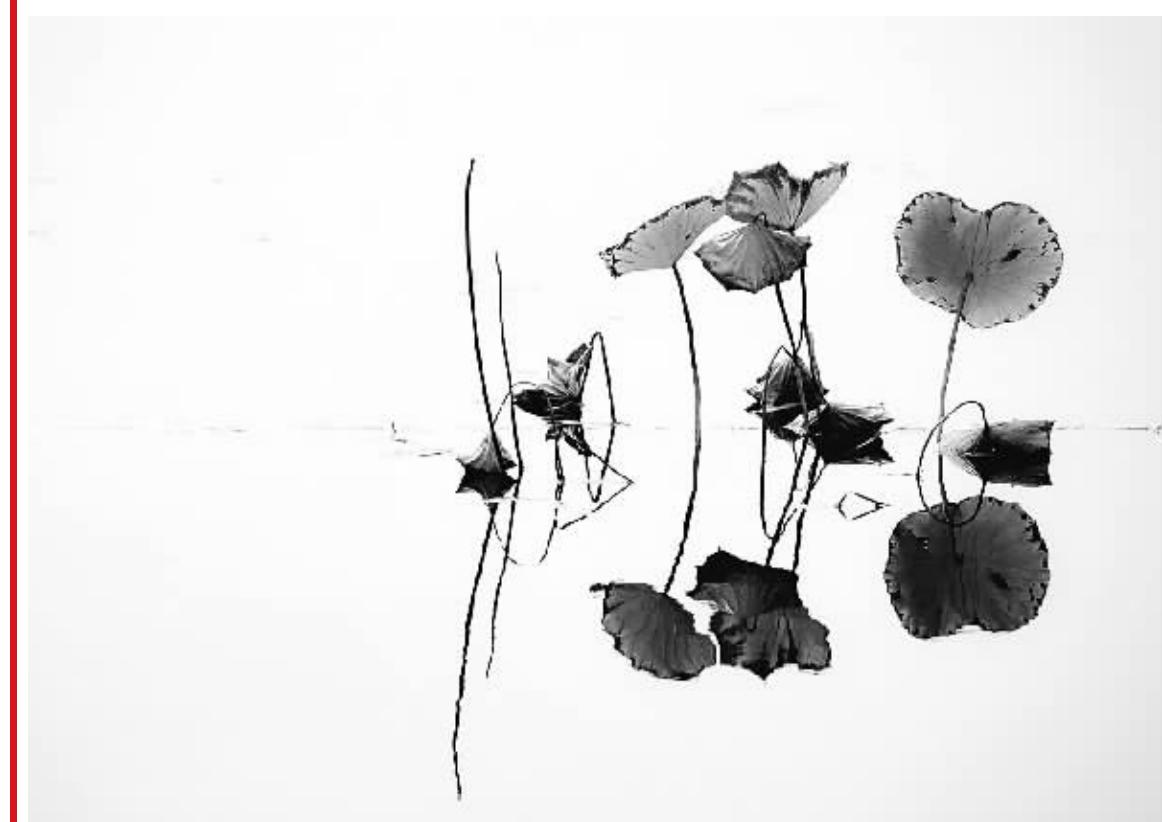
最后说说那条狗吧。印象中我家从来都养着狗，而且大多数年份是两只。在偏僻的小山村，狗能看门守户，抓鼠追蛇，会奋不顾身地与一切陌生的来犯搏斗，而对熟悉的主人又表现出那种孩童般纯真无邪的亲昵缱绻，即便无端受了主人的打骂也毫不记仇。而它唯一的索求只是主人吃剩的骨头、残渣、冷饭而已。

有一年，家中一条活了10年的狗垂垂老矣，毛发干枯，行动迟缓，有一次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莫名其妙地挨了人家一锄头。它挣扎着回到家，病倒在草窝里，偶尔发出几声呻吟，整个变得衰弱不堪，全家人都十分揪心难过。我们把一些好菜好饭放在它嘴边，它嗅嗅、舔舔，有气无力扒拉一口，暗淡无神的眼睛望望我们，又哀怨地闭上，隐隐有些泪光和叹息。

这样挨了几天后，有一日早上起来，狗窝里不见了它的踪影，四处寻找，才发现它已死在屋后山冈上的某个空墓穴里，那一带，它生前经常去逗留。

父亲用畚箕将它冰冷僵直的尸体挑到离屋不远一处向阳的山坡上，安放进原本用于藏番薯种的深坑里，我站在旁边看着一锹一锹的泥土覆盖上去，无情地埋没了这个陪伴我们多年的朋友，我顿时觉得心被吞噬了，世界一片空落落。父亲和我一样默然不语，喜欢荤食的他一辈子不曾碰过狗肉。

就是这三样动植物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植入了关于生老病死，关于对生命的敬畏、疼惜，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种种宇宙密码，给了我最深刻的教育和体悟。



池有残荷掩映秋

陈顺意 摄

桃源路上的桥

徐自读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宁海桃源路本是一条很宽的河流，河面上自南向北架着四座桥，第一座是处于中大街与桃源路交叉口的桃源桥；第二座是处于杨柳巷口的海道司桥；第三座是城中小学墙弄出来的青浪桥；第四座是处于现跃龙中学门口的木板桥；那时的河流清澈见底，水草飘悠，能见小鱼成群地游。河流的两侧，是城关人居最稠密的集结地，人行鹅卵石小道沿河而铺，木结构翘檐民居沿岸而筑。就这样一幅小桥、流水、炊烟袅袅的画图中，不知发生了多少美妙的故事。

杨柳巷口的海道司桥是一座长石板铺成的弧形桥，当时，桥两头的河岸上种植了很多杨柳树，杨柳巷称谓便由此而来。桥东侧的村庄又称杨柳村，桥东有一棵一抱粗的溪椤树，树周围的空场地是吴桂龙柴行，是宁海最早的木柴交易场地，一根又粗又长的木杆秤高高地悬挂在溪椤树伸出的枝条上。吴桂龙是柴行老板，膝下有两个女儿，一起拜了长街拳师王志文为师，后来吴桂龙把柴行传给两个女儿管理，一些刁蛮难缠的木柴交易人员，深知吴氏姐妹学有拳术，也就不敢无理取闹。

海道司桥西，有一座同善社，城关派出所就驻扎在此处。派出所仅配备4个人，老张、老寿、老鲍、老王。老张是所长，老寿是城关的活地图，哪户人家住哪条弄堂几弄几号，他都了如

指掌。那个叫老鲍的警察几乎家喻户晓，老鲍是当年城里百姓眼中的衙门象征，民间鸡毛蒜皮的事，如小孩之间争吵打架，大人们会找老鲍评理，一切由他说了算。小孩儿淘气，大小便要哄，大人也会拿老鲍来吓唬自己的孩子：再不拉，叫老鲍把你关到派出所里去，小孩一吓，一哭，大小便便就拉出来了。

那年头，孩子大小便都在河岸解决，而且不用打扫，小孩便便一落地，瞬间就会被早已在一旁的狗狗一扫而光。宁海人说脾气暴躁的人，有一句口头禅，说，你这死性格会改？除非黄狗不吃屎！五十年后的今天，再回想起这句口头禅，发现它只说对了一半，许多年轻时暴脾气的人，现在还没有改，倒是现在的狗，却已经不吃屎了。

从城中小学墙弄出来至桃源路交叉口，架的是一座青浪桥，这是桃源路最漂亮的一座石拱桥，两头引桥全用长度厚薄一致的石块砌成，石块表面长满青苔水草，桥孔拱起，桥面装设护栏，十分秀美。桥下小鱼成群，泥鳅打洞，是人们垂钓的好地方。桥西是宁海发电厂。所谓的发电厂，仅仅是一台单缸的手摇起动的发电机，还不如现在安装在手扶拖拉机上的发动机，但在当年，这可是宁海最先进的机械设备了，发出的电力，供应着县机关一二百盏15w电灯泡的照明。这台单缸发电机转起来，完全靠人力起动，顺利时一个人手摇起动了，不顺利时，则得绕上一根粗麻绳，几个工人齐喊一二三！奋力一起拉动，才能让机器转起来。那一阵阵震耳的响声，让青浪桥下钓鱼的人们遭了殃，快上钩的鱼儿

都吓得四散奔逃了。青浪桥东是人居最密集的地方，每到盛夏的中午和夜晚，人们三五成群来到桥头两侧，带着竹椅子小板凳围成圈圈排坐，摇着蒲扇纳凉。这时候也是小贩们最活跃的时辰，我最熟知的两位是“老牌针”婆婆和“南瓜子花生”公公。这位卖老牌针的婆婆胸前紧贴一块木板，木板用一条腰带套在脖子上固定，木板上摆放着各种大小型号的缝衣针、订被针、纳鞋底针，统称“老牌针”，人们不知道婆婆姓甚名谁，就把老牌针当作她的名字来喊。老婆婆无论酷暑寒冬，桥头桥尾总是响彻着“老牌针……卖老牌针……”的叫卖声。这一声声风里雨里去的叫卖声，这一根根细细尖尖的缝衣针，维持着“老牌针”婆婆一家5口的度日生计。而那位“南瓜子花生”公公，更是炒得一手好南瓜子，二三分钟一酒盅的炒南瓜子，让人嗑得津津有味。

从青浪桥往北不到百米的距离，架着一座长约廿米、宽一米的无名小木桥，桥东，便是原宁海中学，桥西，有一座高墙黑瓦，大门朝东开的院子，这个院落叫“大利元”。大凡老底子宁海人，都知晓大利元是一家医治疗疮的祖传世家，当家的是一位慈祥和蔼的丁美莲老婆婆。经过丁氏阿婆医治痊愈的患者数以千计，她有一套“针刺挤血阻毒”的医技。丁婆婆从不主动向患者要医治费用，放多少钱，全凭患者自愿，如果生活困难，分文不取也是常事。我十二岁那年在右脚背上生过一个疔疮，经过丁婆婆土法医治，半个月就痊愈了，我越来越喜欢这些老建筑老景致。所幸处还有前童，远处还有乌镇。

想起桃源路上的桥和人，依然还是新鲜如昨，栩栩如生，可现实却已翻天覆地。桃源路上的那些小桥流水炊烟早已不再存在，后人不遗余力，人定胜天，将旧貌变了新颜，取代小桥流水的是坚硬的水泥混凝土路面和人们日益匆忙的脚步。而且，就算剩了记忆，也只是少数人的记忆了。大多数的宁海人，都不知道那条桃源路上曾有过什么，发生过什么。或许是年纪大了，我越来越喜欢这些老建筑老景致。所幸处还有前童，远处还有乌镇。

严明夫

冬笋咸齑汤，是宁波人的家常菜。广袤四明大地盛产冬笋、毛笋和鞭笋，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鲜笋。咸齑菜宁波四乡都有栽种，尤以鄞东邱隘种植腌制的最为有名。

冬笋咸齑汤从小吃到大，吃到老，不会厌恶，因为冬笋和咸齑是生活的日常，乡土的味道。宁波有句俗语：“三日不吃咸齑汤，脚骨有眼酸汪汪。”冬笋和咸齑质地脆嫩，鲜美可口，做成汤有一种特殊的香味，食之生津开胃。冬笋和咸齑可以说是绝配，一则，笋是自家房前屋后刚挖的新鲜冬笋，菜是自家种自家腌制的咸齑菜，都是家常的无公害原生态的绿色植物；二则，它们刚好“相遇”在同一时候。等到寒风吹起，霜露满地时，咸齑菜收割腌制后变黄变熟可以食用，而此时山间冬笋已经膨大，地面开裂，甚至顶破土块露出尖角，很容易寻找挖掘。把它们烧煮在一起，色香味俱全，鲜美无比，可以说是山珍美味，食用又方便，想吃就吃，手到拈来，可以吃上好几个月。

等到来年春开，冬笋破土变成毛笋，吃咸齑菜也将结束，吃不完的也要赶紧晒干，否则就要变质。咸齑晒干后和毛笋丝烤制晒干后就成了笋丝干菜。

冬笋咸齑汤做法简单。取一株新鲜冬笋，用菜刀在笋的上半部斜切下去，边切边转，顷刻，洁白如玉的笋肉脱壳而出。把冬笋切成